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四十八 四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七十六 經部

禮記集說卷四十八

宋 衛湜 撰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鄭氏曰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為服齊衰

孔氏曰婦既死於已寢將反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移朝於壻之祖廟祔祭之時不得祔於皇姑廟

皇大也君也稱皇者尊之也凡人為妻齊衰杖而菲屨今壻不杖不菲不次菲草屨也不次謂不别處止哀次也唯服齊衰而已女之父母則為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已服齊衰期非無主也歸葬女氏以未廟見不得舅姑之命實已成婦示之未成婦禮見其不敢自專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鄭氏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

孔氏曰既葬除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

嚴陵方氏曰以其嘗請期故齊衰而弔然未成婦也故既葬而除之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

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鄭氏曰曾子問此怪時有之也孔子以尊嘀卑僞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爲假主非也有司弗辯辯猶正也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鄰國之

君弔君為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靈公

先桓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

公也

孔氏曰此一節是論喪不得有二孤廟不得有二主

之事天有二日則草木枯萎土有二王則征伐不息

嘗禘之時雖衆神並在猶先尊後卑一一祭之不一

時總祭尊者尚不可二喪與廟卑者不二可知也鄰

國之君弔賓主尊卑宜敵故君為主拜賓康子又拜

非也當時有司畏康子不敢辯正曾子所問前孤後主令荅前主後孤者謂齊事在前衛事在後也出公来弔非有國大事春秋略而不書

嚴陵方氏曰喪有孤則哀之所主廟有主則神之所依喪有二孤則莫適為主廟有二主則莫適為依是豈禮之意哉然後世行之者蓋自桓公始之季康子之過也所謂尊無二上者以其神有尊卑不可同時而並祭故言無二上也

山陰陸氏曰是其過爾非故造端也若朝服之以縞不可以言過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

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鄭氏曰齊車金路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天子崩諸侯薨則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君去其國以廟主從鬼神依人者也祝迎廟主祝接神者也蹕止行也

孔氏曰自此至貴命也一節論師出當取遷廟主及幣帛皮圭以行廟無虛主之事凡祭祀皆乘玉路齊

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遷廟主行者謂載新遷廟之
主案史記老聃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為周柱下
史或為守藏史鄭註論語云老聃周之大史未知所
出莊子稱孔子與老聃對言是與孔子同時也天子
崩國君薨藏羣廟主於祖廟以凶事生人自聚令主
亦象生人集聚至卒哭之明日以新死者祔祭於祖
故祖主各先反其廟也三年一祫當祫之年則祝迎
高曾祖禰四廟而於大祖廟祭之天子祫祭則迎六

廟之主四廟舉諸侯言也主謂木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出廟者謂出已廟而往大祖廟入廟謂從大祖廟而反還入已廟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主入大祖廟中則不蹕以壓於尊者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蹕老䎃云結上義也

横渠張氏曰古者天子廵守載遷廟主而行必載遷廟主親之主也有廟即當有主

嚴陵方氏曰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則以遷廟主行可

知矣然必以遷廟之主者以天子之七廟諸侯之五廟無虛主故也廟之有主猶國之有王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廟爲無主者示神人休戚之同也祫祭亦爲無主者以合食而示反本也非是四者廟主其虛乎齊車示有齊敬之心焉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

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鄭氏曰舍奠而後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

告而不以出即埋之

孔氏曰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以象受命

故云主命　皇氏曰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不將

出行即埋之階間無遷主者加以皮圭告於祖禰遂

奉以出　熊氏曰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若將所

告遠祖幣玉行者即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不以出

者即埋之還時以此載行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則埋於遠祖兩階間其近祖以下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

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鄭氏曰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爲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也夫子曰何服之有言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已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有慈母良善也謂之慈母固爲其善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容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公之言

又非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之子喪慈母無服之事案喪服傳云慈母如母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鄭以喪服慈母如母在父卒三年章中故云謂父卒三年也此謂大夫以下天子諸侯則不服庶母子游意以為國君亦然故孔子以國君荅云君命所使教子則國君之

子尚不服庶母國君身不服庶母可知也鄭知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已者服小功者案喪服小功章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父沒為庶母慈已亦緦鄭云不服者謂不服小功爾若大夫之子庶母不慈已者雖父在亦服緦士之適子無母乃命妾慈已亦為之小功知者以士為庶母緦明士子亦緦以慈已加小功故此連言大夫士也家語云孝公有慈

母良鄭不見家語故云未知何公也鄭註練冠謂庶子王為其母者案服問云庶子為後為其母緦春秋有以小君服之者春秋母以子貴若適小君沒則得伸若小君猶在則其母壓屈故練冠也大夫士為後著緦服必練冠者以大夫士為母本應三年以為後壓屈故降服緦麻王侯庶子為母本練冠故今應練冠此乃異代之法故經云古者案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為後為其母緦則是周法天子諸侯大夫士一也

經無明文鄭云蓋疑辭也

馬氏曰門内之治恩掩義可也取恩之重者質義之輕者則義可以𧗂取義之重者質恩之輕者則恩可以忘故門内之治亦有時而正以義蓋一身之事冠為重一家之事喪為重以一身況一家則喪蓋重於冠是以將冠子冠者至未至皆𧗂所為冠者正當冠之子也非賓賛也以喪而𧗂冠則是以恩掩義也此之謂恩重魯昭公少喪母有慈母良欲喪之有司以

為亂國法故父在則為之服父沒則不服是以義掩恩此之謂義重也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所記曾子問三十有七子游之問一子夏之問再著才有利鈍問有詳略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古者師弟子無服蓋如此練冠喪慈母此固昭公也昭公十九猶有童心則三十喪齊歸雖謂之少蓋可矣如此不愛其母而愛慈母又何足怪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鄭氏曰旅衆也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

以方色與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

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夫人君之夫人

孔氏曰自此至未殺則廢論行禮有故不得終之事公羊傳云周公稱大廟魯之始祖也明諸國皆然鄭註奉時事解各以其方色有所討解與其兵也諸侯從天子救日為陰侵陽是君弱臣强之象欲助天子討陰也隱義云東方用戟南矛西弩北楯中央鼓穀梁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

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助其陽也春秋傳曰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也諸侯伐鼓于朝退自責也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禮有救日之弓但不知兵之細別日食象五方色以兵討陰救火無此義故不用也諸侯相見云大廟火謂君之大廟非天子大廟也

橫渠張氏曰曾子問𥚁祭者之故非孔子經心烏能歷歷如此舉之如昔嘗所經慮義理輕重盡須如此

嚴陵方氏曰旅見蓋君臣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少相見蓋敵國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多此重輕之别也

馬氏曰大廟者神之位也神道有不安人子之道虧矣古者宗廟火三日哭哭以謝其神則諸侯旅見與夫當祭之禮所以廢也於其廢也然後帥諸侯以救火日者陽之位也陽主於明故大明以照四方者君道也其有不明則君德虧矣古者日有食之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所以助陽唯其以陽為不充故諸

侯之旅見與夫當祭之禮亦可以廢於其廢也然後帥諸侯以救日祭者吉事也朝者盛禮也祭有樂以侑神亦有以樂賔有爵以酳主人亦有以酬賔客其繁也至於十五飯其飲也至於無筭爵故王制曰喪三年不祭蓋為是也天子廢朝蓋亦廢祭矣故大廟火則哭之日食則救之后之喪則服之此可以廢祭矣雨霑服失容可以不旅見而不可以不祭蓋以祭而較之旅見則祭重故旅見可以易日而祭祀則不

可以易日矣俎豆既陳賓客既入尸既迎樂已作則

雖雨不可廢簠簋既陳鍾鼓既列諸侯相見揖讓而

入其雨也可廢矣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

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

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

廢

鄭氏曰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

者關中言之也

孔氏曰鄭知旣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者以下文云當祭而日食則此簠簋旣陳不當祭明是祭前也前文云天子崩后之喪與日食大廟火其禮皆同則此簠簋旣陳日食大廟火亦同也故下云如牲至未殺則廢是也牲至已殺則接祭其天子崩后之喪牲入雖殺不可行接祭以喪事重故也祭法周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取中言之見其祭皆然也嘗禘

謂宗廟郊社謂天地則五祀以上之祭皆在其中也
接祭者接捷也捷速也速而祭之也然案郊特牲云
旣灌然後迎牲則迎尸於奥在殺牲前凡迎尸之禮
其節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奥而行灌禮灌畢而後
出迎牲於時迎尸於戶外親割薦血毛行朝踐之禮
設腥爓之俎於尸前是一也然後退而合亨更迎尸
入坐於奥行饋熟之禮是二也註云不迎尸者直於
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

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謂此時也　熊氏曰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以其無灌故也故大宰云祀五帝納亨註云納亨謂祭之時又中霤禮皆為俎奠於主乃始迎尸是郊及五祀殺牲在迎尸之前也則此不迎尸亦得為祭初不迎尸也

廬陵胡氏曰接祭謂接續行事不徐徐也鄭云接祭不迎尸案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迎尸在未殺牲之前此經已殺牲後乃云不迎尸非也宗廟之祭

未有先殺牲後迎尸者若夫中霤禮為俎奠於主乃

迎尸蓋五祀之祭非宗廟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

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

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鄭氏曰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

宗廟俟吉也

孔氏曰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

禮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于奥迎尸而入即筵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註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也案此說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也又案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天子初崩哀慼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然五祀外

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旣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不得純如吉禮須宜降殺故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常數於時冢宰攝主酌酒酳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唯行此而已若葬時從啓殯以後反哭以前哀摧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哭殯宫畢而行其祭但旣葬彌吉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以

葬後未甚吉唯行此禮無獻佐食以下事也案王制祭天地社稷越紼行事此經云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鄭註郊社亦然何得有越紼行事蓋既殯以後未啓以前是無事時得行祭禮故有越紼行事郊社既有常日自啓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日五祀既畢若與啓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去殯處遠祭時踰越此紼而往赴之五祀去殯處近暫往則還不為越紼也唯嘗禘之禮以祭宗廟俟

待於吉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

嚴陵方氏曰唯大喪之凶然後可以廢大禮之吉凡祭之禮迎尸之時與未迎尸之時事異而禮不相接以其遇災而行之為遽故言接祭而已不暇迎尸故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鄭氏曰此祭社稷亦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

孔氏曰案上天子有祭五祀之文今云奉循謂諸侯五祀如天子五祀也諸侯祭社稷其遭喪節制與五祀同故鄭云亦然案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子之禮者諸侯或不自親奔而身在國者或唯據君薨及夫人之喪其嗣子所祭得奉循天子也

山陰陸氏曰天子言嘗禘郊社五祀諸侯言社稷略

諸侯也大夫益略不得名祭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鄭氏曰齊衰異門則祭室中之事謂賔長獻士之所

以異者緦不祭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也死者無服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

孔氏曰此大夫祭謂祭宗廟故下文云所祭於死者無服則是據宗廟也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使至十一主人酌酒酳尸尸不酢主人唯此而已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酳尸尸酢主人主人乃止小功緦麻服轉輕禮轉備尸十一飯訖主人

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若平常之祭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既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此時尸祝佐食在室中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已若致爵之時皆不在室中其室中者獻尸祝佐食耳故此註云室中之事謂賓長獻是也此小功緦麻

兼內外知者以前文云內喪大功以上廢則小功以下不廢也案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三月而後祭之此內喪緦麻不廢祭者謂鼎俎既陳臨祭故不廢也孔子見曾參歷問至大夫故因廣舉士以語之大夫唯至大功為九而士又加緦小功二等合為十一此亦謂祭宗廟鼎俎既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值緦小功不辨內外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耳士值緦小功不辨內外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為輕親伸情也所祭於

死者無服所祭謂士所祭祖禰士於死者雖為緦祖禰於死者無服鼎俎既陳則亦祭也鄭註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此皆母親而云無服者祭祀以祖禰為主母親於已服緦於祖禰則無服也

嚴陵方氏曰位尊則以事而廢禮者為少位卑則以事而廢禮者為多此重輕之別也

山陰陸氏曰大夫言鼎俎籩豆著陳設雖備猶廢士不言小功略士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虚乎

鄭氏曰不羣立不旅行為其苟語忘哀也三年之喪而弔哭為彼哀則不專於親為親哀則是妄弔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身有重服不得弔人之事君子禮以飾情凡行吉凶之禮必使内外相副用外之物以飾内情故衰以飾在内之情冠冕文采以飾至敬之情麤衰以飾哀痛之情身在重服而弔他人則非飾

情所以為虛蓋已有喪弔彼而哭哀彼則忘已本哀是已服為虛也若心存於已哀忘彼而哭彼是於弔為虛也

嚴陵方氏曰羣與旅皆衆也傳言獸三為羣禮言五卒為旅則旅衆於羣行者必於道路而道路之人為衆故以旅言之不羣立不旅行則以居喪宜與人辨故也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

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鄭氏曰孔子以重喻輕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君喪服除而后殷祭謂主人也支子則否

孔氏曰此一節論臣有君親之喪當隆於君之事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為親制服也成喪服為重

始除服為輕未在親重始之日尚不獲伸況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故云又何除焉殷祭謂小大二祥變除之大祭初爲君服不敢為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為親行二祥祭以伸孝心如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月大祥若未有君服已小祥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已禘祫大祭亦謂之殷祭有殷事則之君所鄭以為朔月月半薦新之奠各有所指不嫌殷名同也鄭註主人謂適子仕宦者適子主祭祀故待除君服

行二祥祭若支子仕宦雖不得除私服其家適子已行祥祭則無復追祭也

嚴陵方氏曰有君之喪而不敢私服則以義斷恩故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鄭氏曰曾子問父母之喪弗除以其有終身之憂孔

子言先王制禮以為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

孔氏曰曾子謂適子除君服乃有殷祭庶子除君服無復殷祭則是其為父母服一生不有除脫之事於禮可乎孔子言先王制禮過則不追舉非是不能除改正患過於聖人之禮制也又引君子過時不舉之事假令春夏祭本為感春夏而祭至秋非時故不補前祭若適子仕者除君服猶行殷祭非為感時是孝子存親伸孝心也

山陰陸氏曰宰予曰期可已矣性之厚薄不同至如此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鄭氏曰居家者因其哀後隆於父母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

孔氏曰殷大也孔子荅云君殯既訖君所無事父母新喪故歸家治喪若君喪有薦新大事則臣適君所

哭君凡常朝夕則不往哭君唯在家為父母治喪若臣有父母喪既殯有君喪則歸君所父母喪有殷事則歸平常朝夕恒在君處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鄭氏曰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

孔氏曰上問既殯今問既啓孔子謂歸哭父母而反

往送君葬不待君虞祭歸家治父母喪其君喪祔與
卒哭未知臣往君所與否上文云有君喪服於身不
敢私服故鄭知不私服也若父母喪既啓而有君喪
則往哭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
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
鄭氏曰其哀雜主於君
孔氏曰前問既殯既啓今問未殯孔子荅曰歸殯父

母訖反君所以殯君朝夕恒在君所家有殷事則暫歸君未殯則君哀重父母又喪親哀亦重君親哀相雜君尊故主於君尋常恒在君所　盧氏曰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臨君殯則歸哭父母而來殯君殯君訖乃歸殯父母也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鄭氏曰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內子大夫

適妻也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服齊衰

孔氏曰大夫士有殷事在君所及朝夕恒在君所之時在家朝夕奠有闕奠不可廢大夫尊故遣室老攝事士卑則子孫攝行此明大夫禮節又明婦人進止謂君既殯而婦有舅姑之喪大夫者卿之總號内子者卿之適妻前問君薨既殯有父母之喪此明君既殯而婦有舅姑之喪歸居於家君有殷事非但夫往

妻亦往君所若尋常朝夕則不往舉此則君既啓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也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晉趙姬請以叔隗為内子而已下之叔隗為趙衰妻是大夫適妻也若對而言之則卿妻曰内子大夫妻曰命婦若散而言之則大夫是卿總號其妻亦總名為内子妻為夫之君服齊衰喪服文也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鄭氏曰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誄之以作諡諡當由尊者成天子稱天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為讀誄制諡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諸侯禮當言誄於天子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諡

孔氏曰此一節論諡由尊者出之事凡諡表其實行若使幼賤者為之則名揚在上之美有非實事故賤不得累列貴者之行而為諡幼不得累列長者之行而作諡諸侯及大夫上有尊者作諡天子則更無尊

者故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於南郊稱天以謚之為人臣子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至南郊明不得欺天且示若有天命然也卑敵相誄亦為不可故諸侯相誄非禮也案襄十三年左傳楚子囊為共王作謚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也案大史職云小喪賜謚鄭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賜謚明諸侯之喪亦然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

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鄭氏曰戒猶備也謂衣衾也親身棺曰椑其餘可死乃具也曾子以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共殯服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子麻弁絰衰杖者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絰者布

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杖者為已病也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升自西階異於生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如君已小斂主人布深衣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也入自門升阼階者親未在棺使如生反也

孔氏曰此論諸侯在外死以喪歸之事諸侯或出疆朝會其出時以三年喪備衣衾之屬并椑棺而從也

案喪大記云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天子椑內猶有水兕諸公椑內猶有兕諸侯以椑為親身孔子謂大斂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家豫共主人殯時所著服於時主人在路未忍成服則著布弁謂吉布十五升上加環絰也疏衰是齊衰菲謂藨屨士喪禮服杖同時今服未成而杖故鄭云為已病也柩入宮時毀殯宮門西邊牆其處空闕故謂之闕鄭恐是門闕故云毀宗毀此宗廟之牆從柩而入升自西階如似

賔客於此時服殯服菆塗既畢乃成服也檀弓云毀
宗躐行是從内而出此謂大斂後如未大斂當小斂
以後則子首不著麻弁身不服疏衰惟首著免身著
布深衣而從柩案士喪禮從死至成服主人皆著布
深衣又士喪禮小斂主人髻髮今著免故鄭云在外
遠行不可無飾也上來從柩之儀非但君死於道路
亦然諸侯與大夫士一也　熊氏曰王制云絞紟衾
冒死而後制此三年之戒謂衣衾之裁若其造作死

乃為之

山陰陸氏曰服事也言君薨大斂而入則内共殯事矣言殯則斂見言斂則殯不見且言大斂於升自西階不協子以麻為弁變於弔服蓋弁經三麻弁經為重弁皮經次之爵弁經又次之入自闕所謂觀闕是也宗廟在庫門外雉門内故君出疆薨入自闕大斂於阼殯於客位故入自闕升自西階

禮記集說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七十七 經部

禮記集說卷四十九

宋 衛湜 撰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鄭氏曰遂遂送君也封當為窆子嗣君也

孔氏曰自此至而往論君葬在路遭父母喪或父母葬聞君喪之事窆下棺也既引是在塗故遂送君不待子而先還若葬封墳既畢必在子還之後

廬陵胡氏曰封墳即歸不在子還之後鄭意謂子亦當速反而虞不俟封墳故讀封為窆然長子歸虞餘子封墳乃歸也封如字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鄭氏曰封亦當為窆改服括髪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

孔氏曰禮親始死笄纚小斂始括髪今臣聞君喪即

括髮者尋常是吉忽聞君喪若著笄纚則與吉同以首不可無飾故括髮也雜記云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恒故知葬時著免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

鄭氏曰上牲大夫少牢貴祿重宗也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

孔氏曰此一節論宗子祭用大夫牲之事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為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而祭用大夫之牲是貴禄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為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子為大夫得祭曾祖廟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為祭也若已是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

之適子則於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亦以上牲宗子為祭若已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已家則亦寄立曾祖之廟於宗子之家已亦供上牲宗子為祭此大夫者謂諸侯大夫故少牢下文云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則是據諸侯也宗子祭時祝辭云孝子某謂宗子也介子某謂庶子為大夫者告神止稱宗子其時庶子身在祭位也上云庶子為大夫祝云介子者庶子卑賤

之稱介是副貳之義介副則可祭故鄭云使若可以祭然

横渠張氏曰宗子為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為大夫立不為宗子立矣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所謂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者也祖考皆然故采蘋之序言大夫妻可以承先祖其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惟為士直為庶

人亦然

嚴陵方氏曰宗子為之正庶子為助故庶子謂之介子内則謂衆婦為介婦亦此義大夫之牲以少牢為上故曰上牲四時之祭禮之常也故曰常事以其用介子之牲而祭故言為介子某以介子攝為祭主故言使介子某薦言薦之於彼執言執之於此凡祭皆執而薦之此言薦下言執互相備爾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

其使介子其執其常事

鄭氏曰此之謂宗子攝大夫

孔氏曰此一節以曾子前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孔子荅畢更為曾子廣陳宗子有罪出居他國庶子在家祭禮喪服小記曰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也攝主不配不綏不嘏不舉不旅酬不陽厭見下文

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

鄭氏曰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為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隳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

孔氏曰此宗子有罪出在他國庶子為攝主不敢備禮案少牢特牲禮祝酌奠于鉶南復以辭饗告神是室奥陰静之處故云陰厭尸謖之後佐食徹尸之薦

俎設于西北隅得戶明白之處故曰陽厭其上大夫當自賔尸故少牢禮無陽厭下大夫不賔尸有陽厭也其天子諸侯明日乃為繹祭亦為陽厭也厭是神之厭飫令攝主謙退不為陽厭似若神未厭飫然也將祭旅酬之時賔奠不舉旅酬是賔主交歡之始令攝主不敢當正主故不旅也古旁之嘏是福慶之辭唯主人受嘏主人欲食之時先減黍稷牢肉而祭之於豆閒故曰綏祭尸與主人俱有綏祭凡將受福先

為綏祭今辟正主不敢受福故不綏也綏是減毀之
名故從周禮墮為正守祧云既祭則藏其隋是也祝
辭直言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不云以某妃配某氏某
氏者其妃之姓也若云某妃姜氏子氏之類也此經
所陳從祭末以次至祭初逆陳之以攝主非正逆陳
以見義
長樂陳氏曰夫尸所以象神也厭所以飫神也殤之
有厭為其無尸故也正祭有厭為其尸不存故也上

大夫而上正祭無陽厭不敢遽飫之也攝祭無陽厭不敢飫之也適殤有陰厭則其禮詳庶殤有陽厭則其禮略觀陰厭尊有玄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介而已則陽厭之略可知也攝主不假以明福在主人非攝者所可受也隋祭所以祭鬼神之物猶生者之飲食必祭也其物黍稷與肺其樂鍾鼓贊之以祝祭之以佐食藏之以守祧而尸與主人主婦皆有是禮則尸旣舉奠而綏祭祭神食也

主人受酢而綏祭祭尸食也少牢主婦受祭於佐食而祭之特牲主婦祭以佐食而撫之以士卑而禮簡故也攝子不綏士虞無尸不綏以攝與尸非備文故也周人所祭莫先於肺天子諸侯或隋於堂上或隋於室中固不可考要之皆先祭肺而已

山陰陸氏曰案祭之序酳然後綏祭假次之旅次之陽厭最其後也今其言如此著尤不得已然後不配假嘏也以假易之著嘏假也此亦奠酬其異者不歸

肉據昏禮奠酬歸婦俎於婦氏人

布奠於賔賔奠而不舉

鄭氏曰布奠謂主人酬賔奠觶於薦北賔奠謂取觶奠於薦南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

孔氏曰主人酬賔之時賔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賔薦之北賔坐取薦北之爵奠於薦南而不舉用以酬兄弟此即不旅酬之事以上文總云主人祭祀自此下更論賔禮有闕也案特牲禮云賔奠之後

主人獻衆兄弟內兄弟訖乃行旅酬故鄭云此酬之始止旅謂止旅旅酬之事

不歸肉其辭于賔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鄭氏曰肉俎也謂與祭者留之共燕辭猶告也宿賔之辭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

孔氏曰諸助祭賔客各使歸俎歸餽也今攝主不敢

饋俎肉於賓也其將祭辭告于賓與常禮亦别其昭穆異者宗子雖祖父及子孫之行但謂之宗子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没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鄭氏曰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望墓為壇謂

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也宗子死言祭於家容無廟也稱名不言孝者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至子可以稱孝故云身没而已子游之徒用此禮祭也以用也若順也首本也誣猶妄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庶子代宗子祭之事上問宗子在他國庶子為大夫得攝祭令問庶子無爵者云哉者以無正文疑而量度之辭宗子雖有廟在家庶子無

爵不得就宗子之廟而祭唯可望近所祭者之墓而為壇以四時致祭也此宗廟謂有罪者若無罪則以廟從本國不得有廟故喪服小記註云宗子去國乃以廟從謂無罪也此孔子據宗子有爵身在外其廟在家而言今宗子既死庶子無所可辭當云告於墓而后祭於宗子之家今直云祭於家是祭於庶子無爵者之家容宗子之家無爵不立廟或云祭於家是祭於宗子之家容庶子之家無廟也庶子所以無廟

者一是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二是宗子無罪居他國以廟從故也孝子是宗子之稱庶子不得稱唯已身終沒而已其子則是庶子適子祭時可以稱孝禮無正文孔子引子游之徒有庶子祭用此禮是順於古義也今庶子祭妄為祭法是誣於祭

橫渠張氏曰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稊稗也故生不野合死不墓祭蓋燕享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而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

墓人為墓祭之尸是亦有時為之非禮經也後世在
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
嚴陵方氏曰庶殺於適賤殺於貴禮之常也庶子無
爵則非適非貴故雖可以祭其禮又為之殺焉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
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
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鄭氏曰曾子言尸無益無用為厭時無尸也人以有子孫為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祭殤必厭厭飫而已不成其為人成喪無尸謂與不成人同也陰厭陽厭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

孔氏曰此一節論祭有尸有陽厭陰厭之事曾子以祭是祭神神無形象以生人象之無益死者若如厭祭亦可謂祭初尸未入之前祭末尸旣起之後並皆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飫鬼神也孔子謂成人之喪有

為人父之道必須有尸以象神之威儀也尸必以孫無則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可也年若幼在殤人道未備故祭殤必厭蓋以不成人不立尸也今祭成人喪但厭飫而已是與殤同也陰厭謂適殤也陽厭謂庶殤也

馬氏曰厭不成禮之祭也厭於陰者宗子之殤而無後者厭於陽者凡殤與無後者其異何也宗子尊矣則以特牲即於陰者幽陰之義反諸幽求神之道也

凡殤卑矣其祭也則就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則所謂堂事略矣宗子非不欲尊之也其所以不得成人者從祖祔祭而已於宗則明親疏於廟則明尊卑唯其辟所尊故雖宗子不得為成人魯人欲勿殤童汪踦者為其能執干戈以衛社稷然後勿殤也可矣

山陰陸氏曰厭猶禮之有飫也灌猶禮之有祼也朝獻猶禮之有饗也饋獻猶禮之有食也燕私猶禮之有燕也自一日而言之朝事象朝時事親所進饋食

象食時所進然則饗朝食也燕夕事故詩饗言朝而燕同姓成於夜燕私也飫亦私也其所從異者飫立燕坐飫以顯物燕以合好而已故祭飫私在親燕私在諸父兄弟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

鄭氏曰祔當為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孔子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奥迎尸之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

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

孔氏曰曾子不解孔子之指謂祭殤簡略一祭之中何備有此兩厭案喪服小記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云不祔與小記文乖故知祔為備也如陰厭尸未入之前陽厭尸起之後見特牲少牢禮文

山陰陸氏曰據此成人之祭無陰厭陽厭鄭氏謂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西北隅是陽厭也非是案少牢祝酌奠下云

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則祝酌奠所以告之耳非陰厭也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凡在南扉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户降則徹俎敦設于西北隅所以依神周官所謂臧其隋者此歟非陽厭也庶殤從祖祔食乃有陰厭陽厭即特祭不厭祭參是以云殤不祔祭葢宗子之殤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

鄭氏曰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

孔氏曰孔子更為辨云若宗子為殤而死以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為之後宗子禮不可闕明族人以其倫代之倫謂輩也謂與宗子昭穆同者則代之凡宗子為殤而死庶子既不得為後不以父服服之詳見鄭註喪服宗子孤為殤下以其倫代之者各以本服服之也云不序昭穆者以宗子殤死無為人父之道故

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為父也云代之者主其禮
者以宗子存時族人凡殤死者宗子主其祭祀今宗
子殤死明代為宗子者主其禮也此宗子是大宗族
人但是宗子兄弟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
河南程氏曰禮云宗子為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
之禮邪
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
陰厭

鄭氏曰用特牲者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隂厭者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奥之禮小宗為殤其祭禮亦如之

孔氏曰士祭成人特牲今亦特牲尊宗子也凡殤降宗子之殤故用特豚耳肵是尸之所食歸餘之俎玄酒重古之義祭成人則有之利成謂祭畢告供養之禮成利猶養也不舉肺無肵俎不告利成此三事本

主於尸今以無尸故不為玄酒本不為尸祭殤略無
玄酒耳此宗子殤死祭於祖廟之奥陰闇之處是謂
陰厭也鄭既云小宗為殤祭禮如大宗者以前經云
宗子為殤而死不顯大小故知凡宗子殤祭之禮皆
然必知此經指大宗者以何休公羊註云小宗無子
則絶大宗無子則不絶重適之本上文庶子不為後
謂大宗子在殤而死不得為後若非殤則得為後故
知是大宗也凡宗子成人而死則得立子孫為後若

立兄弟為後則不可故成十五年公羊傳譏仲嬰齊是公孫歸父之弟當云公孫嬰齊而云仲嬰齊者為歸父之後譏其亂昭穆故云仲是也　熊氏曰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唯據祔與除服也

山陰陸氏曰此答曾子殤不祔祭蓋如此故曰其吉祭特牲正言吉祭嫌吉時祭從祖祔食也鄭氏謂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非是祭殤舉於祭始不舉於

祭終不告利成下成人也言不舉不言不舉肺容三代祭殤皆如此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無肵俎敬不足也無玄酒禮不備也是謂陰厭言若此殤然後有陰厭陽厭也雖曰從祖祔食其異者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爾然則陰厭猶正祭也陽厭其猶繹歟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鄭氏曰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内親共祖禰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無廟者為墠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于東房異於宗子之為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戸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為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

二士以下祭子而止

孔氏曰凡殤謂非宗子之殤無後謂庶子之身無子孫為後此二者皆宗子大功内親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内不敢在成人之處故於當室之明白顯露之處為之設尊於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為陽厭也鄭註庶子之適一句與下文為總即是昆弟之子從父昆弟是也云或昆弟之子者謂宗子親昆弟所生之子是適其昆弟是庶子昆弟所生者是適故云庶子之

適云或從父昆弟者亦謂宗子之從父兄弟宗子之父身是適諸父是庶諸父所生之適子亦是庶子之適云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者如而也而有昆弟謂宗子之親庶兄弟與宗子同祖今既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及諸父謂宗子諸父身並是庶子與宗子同曾祖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有二一昆弟之子祭之當於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祭之

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得祭者以其身是適故也無後者成人無後則祭若在殤而死則不祭以其身是庶故也案小記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註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但此經據死者之身小記註據生者設祭之人義與此不異也云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内親共祖禰者從父兄弟是宗子大功親昆弟諸父是宗子期親諸父

及從兄弟共祖者昆弟及昆弟之子共禰者鄭必限以大功內親共祖禰者以上文云吉祭特牲唯據士禮適士二廟有祖有禰下士祖禰共廟故鄭限以祖禰同者唯大功之內親也禮大功以上同居命士以上則父子異宫故云有異居之道士立二廟若祭諸父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宗子是士但有二廟無曾祖廟故云無廟者為墠祭之大功雖有同財之義其經營祭祀牲牢之屬親者主為之又牲牢視親者之品

命故云親者共其牲物就宗子之家祭其祖禰故云
宗子主其禮也上經云宗子為殤而死據宗子身殤
不論宗子適子也此明宗子適子父雖是適其子殤
死既無別文故云亦為凡殤也唯宗子身殤及宗子
昆弟之子及從父昆弟并宗子適子等殤死祭之過
此以外皆不祭也云祭適者天子下祭五以下並祭
法文詳見祭法註
河南程氏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

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

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也

嚴陵方氏曰陽尊而陰卑宗子之殤曰陰厭而凡殤

曰陽厭者鬼神尚幽闇故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

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

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

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

其巳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

鄭氏曰堩道也變謂異禮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變日食也反復也巳止也數讀為速舍奠每將舍奠行主也不蚤出不莫宿謂侵晨夜近姦寇也

安知其不見星為無日而慝作𧟥止也痁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為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葬在道逢日食之事曾子問葬引至塗値日食則變常禮而停住乎且遂行乎孔子荅以巳從老聃助葬遭日食老聃令止柩待日光明反回而後引柩案儀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今柩行凶事相左者此據兆出停柩在道東兆嚮對南嚮行人為交相左也孔子云柩務速葬不可廻反今

止柩不行不知日食休已之遲速設若遲晚至夜豈如蚤行至墓赴其吉辰也老聃言今柩見星而行便是輕薄人親與罪人同痁病也病於危也言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也

唐陸氏曰老聃即老子也

横渠張氏曰豫備深思之道也茍無虞也蓋幸而免也不知道當如是若老子送葬日食而止於堩似過也然蓋有是理

嚴陵方氏曰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者慮暗昧之中而有不測之患故也苟日食而行柩豈異夫蚤出莫宿者乎垣蓋恒行之塗也言恒行之塗防慎如此則非恒之塗可知也
馬氏曰老聃以止柩聽變為愈於行也仲尼以為禮何也夫以人之葬中道而日食皆在道也蓋止則安行則危其行也非必犯患也以人之情為疑於疾患也患出於不測則其行不若止也然則其止非必安

也就不得已則見星而行豈若止哉此仲尼所以疑於非禮而終亦以為禮也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鄭氏曰復始死招魂孔子善其問難明也公館若今縣官舍也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已者

孔氏曰此一節論人臣死招魂復魄之事私館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命所使停舍之處君所命停舍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

嚴陵方氏曰公館之禮宜隆故復私館之禮宜殺故不復也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

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宫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鄭氏曰土周堲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牀也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耳輿機或為餘機曾子見今人斂下殤於宫中而葬於墓與成人同墓塗乃遠

其葬當輿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也史佚成王時賢史也下殤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賢猶有所不知名公欲歛於宮中如成人史佚畏知禮者名公為史佚問周公周公言是豈於禮不可不許也史佚失指以為許遂用名公之言棺謂歛於棺

孔氏曰此一節論葬下殤之事下殤謂八歲至十一也園圃也輿猶抗也機者以木為之狀如牀無脚及

軙簀也先用一繩直於中央繫著兩頭之楇又别取一繩繫一邊材横鉤中央直繩報還鉤材往還取匝兩邊悉然而後以尸置於繩上抗舉以往園中臨歛時當𡍮周之上先縮除直繩則兩邊交鉤之繩悉各離解而尸從機中央落入𡍮周中故云輿機而往也若成人墓遠則以棺衣棺於宫中案檀弓云夏后氏之𡍮周葬中殤據士及庶人也若諸侯長中下殤適者有遣車諸侯庶殤亦車一乗皆不用𡍮周輿機也

諸侯庶下殤則輿機其大夫適長殤中殤亦車一乘
下殤無車則輿機然則王之適庶長中下殤皆有遣
車並不輿機士及庶人適庶皆無遣車則中下殤並
皆輿機故熊氏云若無遣車中從下殤其長殤既無
遣車年又長大不可與下殤同蓋棺斂於宮中載棺
而往之墓從成人也曾子見時世禮變問其葬儀如
何孔子舉史佚謂失禮所由之人召公名奭周公云
豈者怪拒之辭又云不可是不許之辭云棺衣棺自

史佚始明昔非唯於宮中不棺亦不衣也

橫渠張氏曰墓以栽植草木處謂之園曾子問下殤葬於園相去遠遂輿機而往者以其墓園相去塗邇若墓園相去遠則如之何故孔子引史佚之殤史佚必是墓遠故棺斂而往周公猶曰豈不可豈不可無乃不可也言園者當是墓之園旣曰族葬必不別之園

藍田呂氏曰園蓋在郭內藝植桑麻蔬果之地周官

所謂園屋二十而一莊子引顏子之言回有郭內之田足以供桑麻此乃園地古者葬殤之禮極略故無棺在園以其地近故輿機而葬及史佚欲葬其殤於墓旣遠不可輿機遂用棺衣此禮所由失今日之事若用禮則當如古或勢不能用則非所敢聞以禮許人蓋古人之所戒

山陰陸氏曰豈不可言可也下殤雖不棺斂於宮中即塗遠而欲拘墓近之制是膠也故名公權之周公

與焉用棺衣棺謂宮中以棺草斂至墓又衣以棺也

廬陵胡氏曰言是豈於禮不可葢恚言也先儒云豈者怪拒之辭恐非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内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鄭氏曰出舍公館吉凶不可同處也為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為大夫士也卿大夫士見而下車尸小俛

禮之前驅為辟道

孔氏曰此一節論卿大夫與君為尸之事受宿謂受宿齋戒也出舍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哭也孔子因廣說事尸之法案士虞禮尸服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祖有為士者當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得服爵弁者若以助君祭服言之大夫著冕註云大夫因士連言耳案儀禮特牲尸服玄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

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鄭氏曰初有司與疑有司初使之然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則卒哭而致事不奪人親不可奪親二者恕也

孝也

孔氏曰自此至吾弗知也一節論君不奪孝子情之事子夏以人遭父母喪卒哭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無敢辭辟爲是禮當然與爲當初時有司强逼遣之與孔子引舊記之文解之君子謂人君也人臣有親喪許其致事是不奪人思親之心以已情恕彼此據君許於下也不可奪親謂臣遭親喪若不致事是自奪思親之心故遭喪須致事是不奪情以從利禄此

謂孝也此據孝子之身也言孝子居喪不可以不致事人君不可以不許也　皇氏曰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

嚴陵方氏曰致事與大夫七十而致事之致事同義

彼以老而不勝事此以喪而不勝事故皆致之於君也凡事皆然又況金革之事而可以無辟乎

山陰陸氏曰有司從事於法者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鄭氏曰子夏疑金革無辟之事禮當有然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

之作費誓吾弗知者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

孔氏曰孔子前荅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理子夏既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謂其禮當然孔子言伯禽有為為之令以三年喪而從金革蓋直貪利攻取於人言不知是不得此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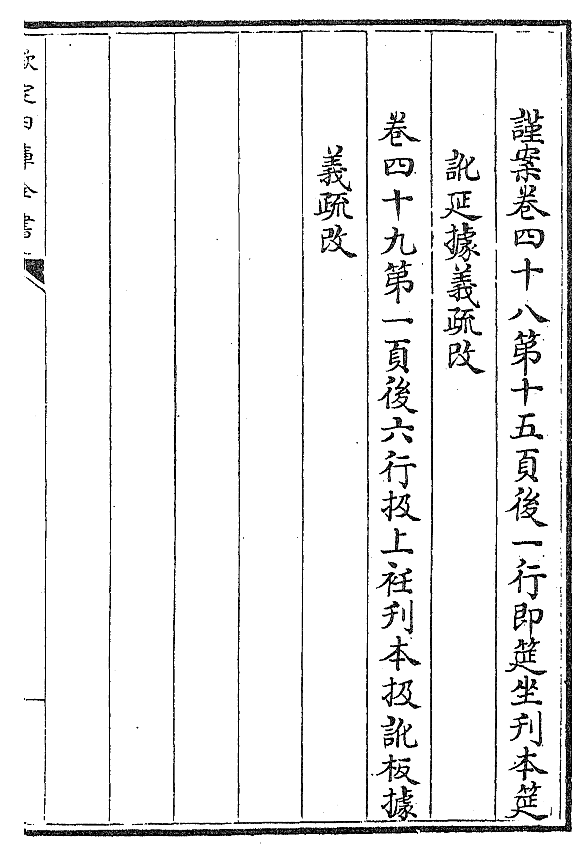
横渠張氏曰據稱所記老朋之說未嘗不謹禮然其書去聖棄知絶滅禮學何也老子為人必是簡易見孔子盛容貎謹舉止故言去子之驕氣恣色及孔子

之問禮不得不以禮對

金華應氏曰曾子以篤慤醇至之資而為潛心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内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旁搜博考之力訂之以耳目之所見聞隱之於心思之所防慮深知天下之義理無盡而事物亦日新而無窮有非夫人意料之所可及者其或講明之不素而猝然遇之則其處之未究其精微而應之必無以中其肯綮故歴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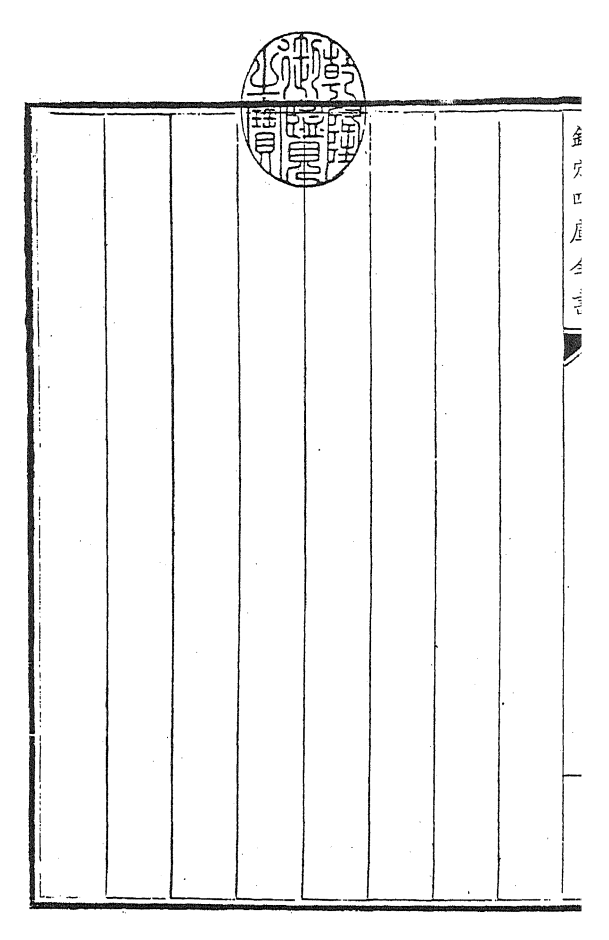
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其變故似異而可駭其節目似同而不必辨其纖悉曲折又似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約事而不失其經焉此皆其問荅講明之功也其後眞積力久夫子語以一貫隨聲響荅略無留難其見益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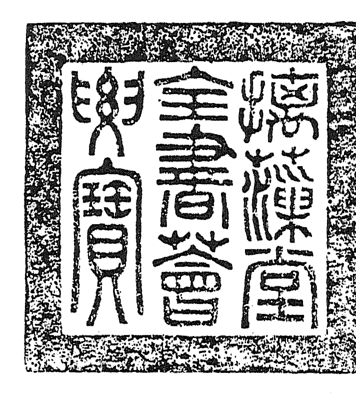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四十九



謹案卷四十八第十五頁後一行即筵坐刋本筵訛延據義疏改

卷四十九第一頁後六行扱上衽刋本扱訛板據義疏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李溥